

晴雨黄山寄情录



潮汐文丛 · 潮汐文丛 · 潮汐文丛 · 潮汐文丛 · 潮汐文丛 · 潮汐文丛 · 潮汐文丛 · 潮汐文丛 · 潮汐文丛 · 潮汐文丛

梅汝恺



花城出版社



2 039 2680 4



梅 汝 恺

晴雨黄山寄情录

花城出版社

晴雨黄山寄情录

梅汝恺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梅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8插页 150,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700册

书号 10261·393 定价 0.88元

自序

将这个集子呈献给亲爱的读者前，我想稍微说几句话。

早年，我原是在上海某学院读财经专业，并非是学文学的，只是在上海解放后，我有幸参加了党报工作，由做新闻记者开始，逐步和文学搭上了边。五一年，我写成了反映农村教师生活的中篇报告文学《我在清水塘》，意外地，它在全国产生了某种影响；五四年，写成了长篇小说《农场女儿》。这中间，也夹写过若干短篇作品。一九七五年春，遂调江苏省文联，正式以文学创作为业了。

现在回顾五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甚感粗浅而稚嫩，有的甚至稚嫩得可笑，但作者心境，恰是“瑞雪便应平地尺，野梅又报一年春”的。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我辈文学创作者们，当日确实万众同志，“纵横天下事”、“风雨百年心”，主观愿望确是在讴歌革命胜利，讴歌工农大众，讴歌祖国建设新貌的。因此，这种“粗浅而稚嫩”，现在看来也不无有其独特的可爱处。

不料，“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仿佛命运使然，我不得不一度 and 文学创作告别。只是因对文学创作有一己的深情私恋，这许多年里边，颇如贾岛的感奋：“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而且仿佛也学得稼轩的苦坚，多少有那么点“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劲儿，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我写过，

电影剧本也试过，然总如蜘蛛织网，风雨吹打，虽随破随织，结果还是随织随破，但有其功，不见其效。跟着，便是“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又仿佛命运使然，我的一切旧稿、存稿，旦夕之间，皆为少年之“兵”们掳之一整，从此永不知下落。

然而，“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我竟也有那种“觉春生”的敏感。于是，依旧象那蜘蛛织网，虽随织随破，但还是随破随织，积稿掳去，新稿复“生”。“牛棚”期间，我搞起了文学翻译，六年“三更灯火”（因白天要搞体力劳动），靠偷偷摸摸干，我硬是译出了显克微支的名篇巨制《火与剑》和《君往何方》等。每部译作不惜两易其稿，甚至三易其稿，以至所写字数不下四百万言。“洛阳亲友如相问”，这便是我的卑微的丹诚一掬。“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然给神州大地展布了烂漫春暖，我呢，有幸也返回了创作岗位。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为数不多，但它们都是“文革”后的新作。所以“为数不多”，客观原因之一，是这三两年里边，我必得花很大精力校改、润色“牛棚”时期的大量旧译作，此外，更新译了显克微支的另一部巨著，即规模达一百二十万字的《洪流》。这样，我的创作时间相对变得很紧了。但毕竟还是写出了一些，集子里的这风情各异的三个中篇，便是我这段时期创作的重要部分，当然我另外还写了些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等等。

我自认，我的心境照旧，还是“瑞雪便应平地尺，野梅

又报一年春”。至于作品是否跟早期同样“粗浅而稚嫩”，我自己难于言明，我恳请同志们品断。

杜甫诗意，“腊日常年暖尚遥”，无何，便“漏泄春光有柳条”，愿将此集权化柳条一枝，聊以点缀我们今日的和煦阳春吧。或曰：“江南无不有，聊赠一枝柳”。谨白。

一九八三，一，五，于南京。

目

录

自序

真理与祖国	1
晴雨黄山寄情录	63
金友、翠香合传	195

真理与祖国

上海临近解放的一个晚上，乐美琪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的父亲，从香港给她挂来了长途电话。当时，暨南大学民主青年营火晚会正开得热火朝天。仅几个小时前，暨大遭过事。国民党一批带钢炮的“丘八”，闯进校园，企图强占校舍，构筑炮阵；正是此刻参加营火晚会的这些革命“丘九”^①，把他们轰走了。乐美琪就是这场鏖战里冲锋陷阵的女将之一。现在，在晚会上，二十岁的美琪，变做了另样的角色，她披戴着两条短辫儿，正跟新闻系的其他七位女伴，穿着用自己绸被面改制的舞衣，在跳着节拍热烈的新疆舞。新疆舞里有项“绝招”，就是那几乎能使任何业余汉族演员都感到胆寒的扭脖儿动作，在乐美琪演来，竟象是乒乓好手打擦角球似的，表演得又神又妙。七位舞伴谁都不成，在关节当口，她们都只能扭扭头凑合。可乐美琪真正就象那康巴

① 国民党时期，老百姓称兵为“丘八”，称学生为“丘九”。

尔汗^①似的，利利落落一口气把脖子扭了八个来回。她有双很大的水灵灵的眼睛，脖子一扭，水灵灵的眼睛就在聚光灯下直忽闪，台下观众于是谁都觉得美琪的眼睛把他们都忽闪着，这就更增强了演出的效果。容得两千人的大会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喝采声，有些使劲的小伙子，甚至用脚蹬捣地板。而到谢幕时，光她一个人就谢了三次。乐美琪那阵带着演出成功的兴奋心情，没有卸妆，就扑向了电话间。她喘息着，不知是油彩的关系，还是姑娘的青春光辉，她的脸颊显得嫣红嫣红。她拿起话筒儿，听到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个男人的微哑、柔和但是急迫的嗓音：

“你是美琪吗？”

一听就知道电话是她父亲打来的，而且也就预测出父亲给她打电话的因由。此刻，她只有一个疑窦，就是父亲远在美国，怎么能跟她打直通电话呢？

“嗯哪，是我，——爸爸！”美琪的声音还是充满着惊喜。

“我跟你简单地说，这会我在香港，”这微哑的男人的嗓音道：“孤岛上海马上要打大仗，我是来接你和你妈妈的，可这儿我不能久留，我还有紧急事儿……我给你们弄了两张来香港的飞机票，马上给你们电汇一万美元，再给你们办入境签证，你就……”

“入哪儿的境呀？就是去香港？”美琪故意一下岔断她

^① 康巴尔汗，新疆著名的维族女舞蹈演员，四八年曾在上海演出，轰动上海。

爸爸的话。

“傻孩子，让你们来美国，你就……”

“美国我不去。”

“香港呢？”

“香港我也不去！”

“什么？什么？”

“美国、香港都不去。爸爸，如果需要，我可以说不，千遍。”

“什么？什么？”女儿意外的回答，显然不仅使做父亲的吃惊，而且简直把他吓坏了。“孩子，中国就要天下大乱，你妈身体不好，可怜可怜你妈，可怜可怜你爸吧……我怎能放心？何况他孤单，他要一家团聚……”做父亲的话就这么一句一句，不贯气的，意思穿七错八地说着。

这穿七错八的话倒把美琪打动了，美琪开始有点怜惜她父亲了。“团聚！爸爸，那你何不就回国？回国，我们团聚。”

“我不能离开这儿的。研究。美琪，求你，爸爸求你！”

已经接受了地下党教育的美琪，本来能够这样一口回答她的父亲：“替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服务，这就是你的研究。”只是出于父女情分和对父亲的怜惜，她的回话成了这样：“爸爸，如果你认为你的研究比妈比我重要，那你就留在美国，如果妈和我比你的研究重要，那你就回上海，我们团聚！”

“可上海要打打仗，中国天下大乱……你爸想你，爱你……”

事实仅仅只有“你爸想你，爱你”这话，才能把这独生女儿的心彻底打动。乐美琪自小就是乐教授的掌上明珠。若用通俗小说的写法，她是给父亲放在眼皮里供养的。真是捂手里怕闷了她，扛肩上怕她招风，含嘴里又怕她化掉。就在这眼前，光是为她和她妈的安全和命运，父亲从美国来香港，张罗这一万美金、飞机票，张罗美国入境签证，就显示出了他对妻子对女儿的深挚的爱！于是乐美琪那刚才因跳舞而兴奋得发亮的眼眸，一下子暗淡下来，珍珠般的思亲泪水，就一颗一颗滴落了。而在这刻，她觉得，她和她父亲的天涯之隔，这中间联系着的仅只有这电话的一线之牵；倘若这一线之牵一下子给掐断了，兴许她就会永世把她的父亲失掉。读大学新闻系的她，是能有这样的政治预感的。人们的心弦，接受外力扣触因各种情况而发出不同的回音，爱往往和恨一样，是最强的回音之一。美琪思亲的泪水从她那涂着油彩的脸颊落下，滴在话筒上，又从话筒滴到舞衣上。

诚然，这是爱之泪，是人间父女之爱的一幕；但这一幕，事后某日如果有谁要以革命名义对它作政治考查，乐美琪愿意盟誓，它整个经历的时间，绝不会超过一分钟。因为很快有个明确的意念出现在她的心头：“当中国人民都在为革命胜利而欢欣鼓舞，当四亿五千万苦难同胞都在为即将到来的解放，高兴得如痴如狂的时候，我爸爸却身居国外，为害怕旧世界的破灭而号叫，我乐美琪竟跟着滴下可耻的眼泪，难道这应该是我？”晚会会场离电话间并不远。从会场上，这时传来春潮般的鼓噪，传来激动的锣鼓的锵锵咚咚，传来旋

律简单却极具表现力的令人心跳的“5 6 5 6 | 1 6 1 |”

的秧歌舞曲，就从“孤岛”上海这一芥豆之微的角落，传送来预示新时代降临人间的奔涌的涛声。它是如此分明地对映着电话间里的缠绵的悲戚之音。这使美琪觉得仿佛置身于黑暗与黎明的交叉口，仿佛立足于那划然分隔昼夜的界线之间，她仿佛目击那绚丽的革命的七色晨霞，正扫掠那残剩的黯夜的冥晦。“是的，我内心也有冥晦，我也必须扫除。”她想道。这一想，她的眼重新变亮，心跟着一下子变得铁硬。她平静下来，眼泪没有了。

“爸爸，我是想你，爱你的，”她用动情但决然的口气道：“可我更爱我们的祖国。”

乐美琪就这样搁下了话筒，可就在搁与未搁的瞬息间，她耳畔依稀听得一声悲叹。父女从此就天各一方。掐断和父亲的这一线之牵，对于乐美琪是容易的，实际她做的只是搁下话筒。可这又是不易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在电话间的凄迷灯光下，美琪曾呆呆地坐过几多时，在她眼前幻显的她父亲的亲切面容，或是连续或是叠映的她父亲的惨然的双目，又曾浮现过几多回……

二

乐美琪就这么点儿故事。若是比之无比壮丽的中国革命洪流，她这点故事只算得是颗小小的水花泡沫，甚至渺小到

连泡沫都还算不上。可是在生活里，它却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当时，对她的这点故事有一种评价，这种评价，是地下党团支部同志作出的，认为乐美琪的表现是完全顺乎自然合乎情理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才叫怪呢。冯自文的想法就是如此。冯自文是个经济系的学生，二十一岁，地下党员，地下团支部书记。这会，他正奉命带领包括乐美琪在内的几名赤色群众转移来到浦东，参加一家纺织厂的有风险的工人护厂活动。人民解放军对大上海的围攻战已进入高潮。这晚，冯自文被分派值岗巡逻。乐美琪或者出于好奇，或者目的在于表示勇敢，或者因为内心萌动着某种不愿自知的期望，她要求和冯自文一起值岗。当时编造的是什么理由，不仅乐美琪自己调头就忘，而且连冯自文也忘了。这是五月中旬，两个都富于文学素养的青年，心里全有谱儿：这五月是非同寻常的。五月，据说是美神维纳斯月，若在大学校园里，这会玫瑰正开，蔷薇累花，荼蘼架下，芳香馥郁，木绣球簇起盘儿大的苞朵，那迟开的白丁香、紫丁香，还烂漫枝头，就连路边的闲草，这会都打掉自卑气，挺起身姿，昂然与万物争鲜斗妍。据外国小说描写，五月夜空不仅味儿香，而且你用嘴咂咂，还能觉得它咪咪甜。然而今朝，对于两个革命青年来说，他们的壮志精魂，都早就把维纳斯吓跑了。那花呀草的，香呀甜的，都被他们斥之为资产阶级情调，并且打心底里给埋葬了。他们衷心迎接的是战神的五月，伟大的革命红五月。夕阳残照，渐渐从黄浦江面消退。那巍峨的百老汇大厦^①，栉

① 百老汇大厦：即今上海大厦。

比着无数起伏的楼楼阁阁，映贴在那迷蒙幽深的苍穹背景上，显得沉重、阴郁，屏息待变似地板着脸，在听候围攻战的历史判决。四面八方一阵阵传来卜卜的机枪声和连珠般的炮声。自文和美琪蹲在一个观察哨里，见到北郊上空稠密的来回交错的炮击弹道，那颗颗圆圆的火弹，在夜空里曳着红色弧线，然后轰轰地落在哪儿炸开。美琪穿着阴丹士林短袄，罩着淡蓝色饭袋。这身素淡的纺织女工的打扮，并未冲淡她逗人的丽质，相反地倒益发强调了她那大家闺秀的楚楚风姿。这会，她凝望着那激烈互射的炮火弹道，星星似的双眸在闪烁。过了一会儿，她对蹲在身旁的冯自文说：

“小冯兄，我们不妨把这革命炮火，比做愤怒的雷霆吧。罪恶的旧上海，如今终于天谴临头。一切反动的人和事，正在战栗中等待死亡；一切革命的新生者，正在阵痛中临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我想到我父亲，难道你不觉得他可笑甚至可悲吗？这漫天革命风雷，他竟看做是天下大乱，尘世末日，嘿！”

“这就是人的阶级性，”冯自文简洁地说。

“那么你觉得我背离父亲，就阶级性来看，会是困难的么？”

冯自文笑笑。他的牙齿纯白溜亮，一笑一口白。虽说他的嘴唇生得稍微厚点儿，但正如乐美琪每一次注意他那样，他这稍微厚点儿的嘴唇，一配上他这高鼻梁，这炯炯双目，这宽阔的额头，这整个脸相，就更显出他男性青年的逼人的

英俊和刚强。即便在这观察哨所的昏暗里，他这一笑也笑出了高妙，仿佛立在很高的位置上，他在俯瞰一切，俯瞰着美琪，也俯瞰着美琪的爸。美琪侧过头，又问道：

“那或者我的背离是不困难的么？”

“我并不认为困难，不不，小乐。我是说，要是让你背离父亲，去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九死一生，参加共产党的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想这对你会有困难，我并不是说你绝对做不到，但让你背离一万美金，背离飞机票，背离美国入境签证，哪怕割断所谓天性的父女之爱，对你，我以为不难。”

美琪听着，微微感到点儿失望。她原以为冯自文会承认她有相当的困难，纵然不顶大，但她乐美琪之可贵，正是在克服确实存在的困难的条件下而显示其革命本色的。可谁知，就连这点思想活动，也为冯自文“俯瞰”着了。

“你一定以为我对你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冯自文笑了笑，带点宽慰的意思：“相反，我是最大限度地表彰了你的革命性的。小乐，你听听这炮声，这是多么厉害的炮声，这是使一切反动派发抖的炮声。共产党几十年前仆后继的奋斗，英雄们就义前高呼‘万岁’，人民即将在全国夺取的伟大政权，这一切都是真理。真理不容粉饰，不能乔装，不必故作，真理是朴朴实实的。中国历史只能这样，不能别样，这就是结论。因此才有今日这震撼世界的隆隆炮吼，才有这旷古未有的我国人民的胜利，才有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一旦你跟这一切力量结合在一起——”

“正是，正是。小冯兄，”乐美琪激动地打断他：“正是在我的心目中，革命胜似那神话中的魔杖、仙笛，它将要改变人世间的一切。天国的七光兰^①将遍植人间，它将不仅使麦生三穗，猪生麒麟，盲人见明，哑子说话，而且要使奴隶翻身，工农做主。共产主义革命将永远洗净祖国的血污，涤清苦难，这就是革命的炮火为我们带来的一切。是的，和革命在一起，我感到活着是幸福的。自然，我绝不排除此时此刻，和你这样坐在一道儿，咱们这样纵谈人生真谛。”

从乐美琪的幻梦般的眼神里，冯自文觉察出这姑娘有着一种特有的单纯和憨直。虽然你不妨认为她纯真得有点近乎幼稚，但她对于人民革命的这种一往深情，使冯自文不能不觉得她可亲，甚至可敬。而从她强调她和他在一道儿，纵谈所谓“人生真谛”，竟被她说做是幸福的一部分，冯自文蓦然感到内心涌起一股甜浪，而这股甜浪，在冯自文还是生平头一次有过。

“你这样跟我谈话，必定是你首先相信我这颗心的。”乐美琪以那种自信对任何男人都有其吸引力的少女的口气，这么带挑衅性地对她的男伴说道。

“是的，我相信。”冯自文坦率地承认。

乐美琪满意了，她轻松地嘘了一口气。于是，她凝望那迎着外滩灯影跳跃着金光的黄浦江，仿佛自白似地说道：

“是的，小冯兄，如你所说的真理，因为我选择了它，所以我选择了祖国。”说着，她就用能通过她那清澈的眼瞳

① 七光兰：西方神话中乐园里的仙草。

显现一颗少女的骄傲的心的神色，很庄重地把他盯着。

冯自文并没看见，但是他感觉出这一切……

事实，前不久，在乐美琪和她父亲通电话的时候，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正是这个冯自文，乃是帮她掐断和她父亲一线之牵的一股不可小看的力量，只是自尊的姑娘在那当口不能或不愿给自己揭示出这内心的秘奥而已。这种事在人间有的是，向来是不足为怪的。

三

物换星移，一晃七年。“有情人终成眷属”。冯自文和乐美琪结了婚，又一道在社会科学院某地分院已工作了五年。乐美琪尽管未如初愿当成新闻记者，但在分院编辑学报，也算学以致用，足够她美琪天空鸟飞，海阔鱼跃了。冯自文呢，则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三年间，接连出版了两部经济学专著，因而在学术界开始崭露头角。少夫少妻，一帆风顺。这年，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头，而乐美琪的背离父亲、选择了祖国那段往事，却第一次有人给予了否定的看法。

这年，经济研究所新调来一位兼任支部副书记的秘书。此人姓刘，叫刘必智。听人说，他四七年参加革命，在部队呆过，渡江后做过一段机要工作，五二年调干读大学，于政治系毕业。分院为了加强对科室的政治领导，就给刘必智分配了上述职务。到院才三天，刘必智便以极诚挚、极谦虚的